

汤建国怀疑两个女儿又在和自己玩花招



新鲜小说

女儿的成熟让汤建国很欣慰

深夜的大街上空空荡荡的。花瓣一样的路灯在斑驳的梧桐树影中若隐若现。夜很静，能听到风和云朵掠过城市夜空的声音。

晚饭以后，司马栖动手洗碗收拾，让父女俩出去散步说话。她相信父女俩有很多话更愿意单独在一起说。

汤妮和汤建国沿着人行道慢慢地散步。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好长一段时间，他们谁也没说话。默默地走了很长一段路，汤建国没有看汤妮，只是把手伸过来，一把握住了她的手。他握得很紧，像担心汤妮突然消失一样。

“汤妮，你妈妈过得好吗？”吃晚饭的时候，汤建国问了汤妮很多问题。但关于孩子的妈妈，这是第一次。因为司马栖在，他觉得不合适。

汤妮其实一个晚上都在等待爸爸问这个问题。她私下里总是认为爸爸比妈妈出色一些。如果爸爸一点也不问妈妈的情况，汤妮会很失望。“她很好。”汤妮简短地说，她没有看爸爸。她低头看着他们的脚，他们的步子很一致，比军队检阅还整齐。

汤建国突然停下来，严肃地看着汤妮：“告诉我，你妈妈幸福吗？”汤妮也站下来，她不知道应该回答爸爸才合适，她也很严肃地看着爸爸：“那你先告诉我，对你们大人来说，什么才是幸福？”

汤建国被汤妮问住了，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又继

续往前走起来。汤妮紧紧跟着他的脚步。

“幸福就是，”汤建国突然停下脚步，看着很遥远的地方，好像那里写着一个答案：“幸福就是，你妈妈爱的那个人，他也爱你妈妈。”汤妮也看着远方，回答爸爸说：“如果这叫幸福的话，那么我向你保证，我的妈妈很幸福。”停了停，汤妮又说：“爸爸，你知道吗，我的德国爸爸很好。”

“我知道。”汤建国简单地回答。“他对我也很好。”汤妮小心地补充。“我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呢？”汤妮不喜欢大人敷衍她。德国爸爸从来不那么做。爸爸就更不应该这么做。

汤建国停住脚，双手捧起汤妮的脸，感慨地说：“因为孩子，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他，我感谢他！”

“你想，你想看他的照片吗？”汤妮问得小心翼翼。

“好的，给我看。”汤建国的回答出乎汤妮的意料。她从钱包里拿出两张照片。上面那张是汤妮和妈妈。下面那张是汤妮和爸爸。

汤妮故意慢慢吞吞地把妈妈的照片拿起来，她确信爸爸已经看清楚了，再慢慢吞吞地挪到下面。然后把自己跟德国爸爸的照片递到爸爸眼前。

汤建国认真地看了一会儿，诚心诚意地说：“他比我帅。”汤妮把照片收起来，赶紧安慰爸爸：“你跟他一样帅哦。”汤建国扑哧一声笑起来。这个小丫头很会哄人。

汤建国把往事细细说给女儿听

一辆洒水车从后面无声无

息地开过来，细细的水滴向着路边的梧桐树喷洒过来，周围的空气顿时湿润起来。

汤妮没有躲避，脸上和头发上被洒满了细小的水珠。她突然问：“爸爸，你告诉我，你们幸福吗？我是说，你和我妈妈，曾经？”

汤建国无语，点了点头。城市的夜色里，父女俩在路边的长椅上谈了很长时间。回想起来，这是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一对大学毕业刚刚留校的年轻人，相爱了，结婚了。那时候还没有商品房，就是有，两个刚刚工作的年轻人也没有钱买。他们的小家安在大学的筒子楼里。这是给年轻助教的单人宿舍，一个小小的房间，没有单独的卫生间，也没有厨房，做饭和炒菜都在走廊里。

结婚不久，女人有孩子了，还是一对孪生姐妹。这对年轻人根本没有准备好当父母，精神上没有，物质上也没有。他们没有生活经验，没有积蓄。没有住房，也请不到保姆。

这对孩子的到来把他们的生活弄得手忙脚乱。为了改变生活，女人只能兼职去当家庭教师，为高考的学生补习语文。

偶然的一天，男人趁孩子们熟睡以后出去买奶粉。路过一家豪华餐馆的时候，却遇见妻子和一个男人从里面走出来。其实这不能算什么，而且女人后来做了很多解释，可是在那个年代，这就成了那根引爆整桶炸药的导火线。

争吵，离婚，各带一个孩子，永不往来。那段婚姻就这样很快结束了。男人从此明白了一个道理，金钱不能带来真正

的爱情。但没有金钱，真正的爱情也会脆弱得如烈日下的雪人。他发誓要摆脱困境。他辞职下海，创出了一番天地。

这些年他一直在努力寻找爱情，努力为女儿寻找一个妈妈。按说这两件事并不是很困难。可当这两件事情混合在一起，就变得非常困难。

旅游回来的汤莉性格完全变了

十天以后的一个傍晚，汤建国和司马栖在火车站接回从大西北风尘仆仆归来的汤莉。

汤莉穿着红衬衣。她的脸被大漠烈日晒成深棕色，看上去显得结实而美丽。上车的时候，她第一次让司马栖坐在汤建国的旁边，自己坐到后座。

汤莉给汤建国和司马栖带回一块石头。这是汤莉和汤妮在敦煌戈壁滩上捡到的一块黑石头。这是一块形状很普通的石头，但黑得很沉着，很纯粹。最奇妙的是，黑石头表面上有一块很纯的白色，这白色像两个心形的图案交叠在一起。

汤建国一边开车，一边从后视镜里打量着汤莉。二十多天没有见面，她看上去变化很大。她变得很爽朗，也很活跃。她大声地笑着，大声地跟他们讲一路上的趣闻，一路上的风景。

车子路过路小敏家门口，汤莉突然叫停。她说汤妮有礼物带给路小敏。那是戈壁滩上的一小把野花，放到明天就该谢了。千里迢迢给人家带一把花，这主意只有汤妮才会想出来。

车子路过“左岸”咖啡馆的时候，汤莉突然又叫停。“汤妮有个东西要带给一个朋友。你们等我一下。”她又从鼓鼓

的背包里拿出什么东西，不等车子停稳，她就要下去。汤建国赶紧把车子在路边停下来，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说，这里有汤妮的朋友。”“是的，汤妮给他带了一瓶敦煌月牙泉的水，你们等我一下。”汤莉跳下车，熟门熟路地进了左岸。

汤建国困惑地看看司马栖，“汤莉这么快就找了个男朋友？”“看你要到哪里去了，你怎么知道是个男的？”司马栖含着笑说。其实汤建国心里还真巴不得汤莉在中国找个男朋友。那样就会有一根绳子可以拴住她了。至少她会多回来几趟。

车子开进小区，一家三口高高兴兴上楼。汤莉突然按了16楼，“汤妮有个东西要带给张萌，我去一下，你们别等了，我马上就回来。”

16楼到了，汤莉把背包往汤建国怀里一扔，自己就出去了。电梯迅捷地往上升，红色的字码迅速变化着。汤建国又好气又好笑地摇摇头，“你说汤妮这小丫头，才那么几天，到底交了多少朋友？”司马栖认真地说：“汤莉这丫头其实更像你。”

汤建国看看怀里的背包，疑惑地问：“你觉得她是莉莉吗？我怎么觉得她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或许她根本就不是莉莉，我也跟你学了一招，我刚才仔细看过了，莉莉身上那件红衬衣跟以前的不一样。不会这两个小丫头又想出什么花招来蒙我吧？”

司马栖想了想，笑吟吟地说：“不，我感觉她就是莉莉，一个跟从前不一样的莉莉。”停顿了一下，她补充说：“一个穿了汤尼红衬衣的莉莉。”

[上期回顾]

汤建国觉得女儿在挑战自己的权威，他受不了了，他甚至考虑和女儿摊牌，告诉她，她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了。就在这时，司马栖找到汤建国，说出了假汤莉的秘密。汤建国迫不及待地回到家里，见到了汤妮，而汤妮也向爸爸敞开了心扉。两个人百感交集。

[本期回顾]

汤建国觉得女儿在挑战自己的权威，他受不了了，他甚至考虑和女儿摊牌，告诉她，她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了。就在这时，司马栖找到汤建国，说出了假汤莉的秘密。汤建国迫不及待地回到家里，见到了汤妮，而汤妮也向爸爸敞开了心扉。两个人百感交集。

大猫儿依然不放心裴格又准备试探裴格的母亲



花样青春

穆明对TT的创意不满意

所幸我还是从别的方面得到了补偿，裴格真的开始每天早上准时接我上班了，下班的时候也会隔三差五地出现在公司楼下。我们的接触骤然间多了起来，亲昵感日胜一日。虽然心里还是有点犹疑，但我总算下决心去申请港澳通行证了。

两天后，我所在的小组需要向创意总监初步汇报预选方案。上午，穆明早早地就已经坐在会议室里等着我们。会议正式开始后，我们打开电脑和文件夹，把我们的创意和想法配合幻灯片的演示一条一条地做了介绍，穆明认真地听着，一直没有插话。

我们着重介绍了最为我们所看好的一套设计方案，这套方案采用的是动画形式，而且分为两个系列。我们向穆明做了一下说明：之所以重点推荐这套方案，主要是觉得它既生动地传达了产品的性能和质量，表现形式又很隐晦幽默，观众应该比较容易接受。而且系列动画的形式又可以保持同一品牌所有广告的整体性和延续性，TT牌的其他系列产品同样可以继续沿用，所以综合来看，我们认为这是所有的预选方案中最可取的一个。

穆明托着腮沉吟了很久，才缓缓开口道：“你们说得不是没有道理，可我却还是有点儿……没找到感觉。不客气地讲，我认为这并不是客户想要的东西。”

我们几个互相对视了一眼，目光中都闪烁着尴尬和失望——没想到用心准备了这么久却得到这种评价，难免让人生沮喪。

“还是我说的定位问题，我一再跟你们强调这点，但你们似乎还是没能很透彻地理解。”

穆明用含蓄不露的目光扫视了我们一圈：“所以你们今天的表现是不合格的，我希望你们

能在会后继续把功课做足。”会议就此结束。

大猫儿担心裴格的母亲不好相处

几天后，经过了一番热烈的研究探讨，我和同事们一致认为TT牌主要走的还是中高端的大众化路线。其价格适中，比较适合22周岁以上，收入中上等水平的工薪白领阶层。我们决定按照这个定位去重新为TT牌设计广告。

快要下班的时候，前台小姐忽然走了过来，递给我一个信封：“Kitty，你的特快专递！”

我边道谢边接过信封，里面静静地躺着一个蓝皮小本。看到这东西我心里竟没来由地有些发慌，刚好下班时间到了，我收拾了东西匆匆离去。

“港澳通行证拿到了？”

“是啊！”我愁眉苦脸地坐在小乔家的窗台上，烦躁地晃荡着两条腿。

小乔看了我一眼：“怎么还是这副德行？美人计也使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就是不放心！”我跳下窗台扑到了小乔跟前，“你说他就真这么完美、真的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一个玉树临风、事业有成、家境富有、温柔体贴、用情专一的青年才俊就这么活活地让我给撞上了？换了你你敢相信吗？反正我是不敢！”

“哎呀，你得明白这个道理——中五百万的概率虽然小得不能再小了，但总归还是有人会中的！你总不能中了奖还非得说彩票有问题，这就叫矫情！”

“但彩票是死的，人是活的，感情的事最没谱了。当年齐江在你眼里还不是一点儿毛病都挑不出来，现在怎么样？”

“这倒也是！”小乔想了想，

点头道，“不过齐江的见异思迁，很大一部分原因出在他妈身上。他妈自打见了我就不喜欢我，整天撺掇齐江跟我分手，没少跟她说我的坏话。齐江最后招架不住，这才变了节。所以说老公除了看本人，还得看看未来的婆婆怎么样，特别是有钱人家的婆婆，一般都特厉害，就你这缺点少肺的，还真不一定弄得住。”

“对呀！”我恍然大悟，“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你想裴格为什么都快三十了还没个正式的女朋友？说不定就是因为他妈特厉害，谁都没法跟她相处，所以干脆找个学历低点儿的、条件差点儿的，过了门只有乖乖听话。可是我看着也不像那种逆来顺受的类型吧？”

小乔白了我一眼：“你就瞎琢磨吧！我只是提醒你这种家庭有可能婆媳关系不好处，你这都想哪儿去了？说得跟真的一样！”

我托着腮思忖了半天：“不行，我一定要在去香港之前见见裴格他妈，要不然我踏实不下来。”

“说到底你就是对人家一百八十不放心！”小乔悲天悯人地叹了口气，“裴格找了你也真够累的。问题是这离你们走也没多少日子了，你想怎么去见他妈呀？”

“这个问题……确实要好考虑一下……”我用脚点了下地，让椅子转了几圈，“有了，前几天裴格无意中说起他妈的生日快到了，既然他都说到这儿了，我表心意也是应该的吧？我要是选一件非得让他妈亲自来试试不可的东西送她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吧？不过就是有一样，这种大户人家的老太太什么没见过呀，便宜的东西也拿不出手不是？可我最近手头紧你也是

知道的，所以……”

我火辣辣的目光死死地盯到了小乔的身上，小乔拼命地把脸埋在杂志里不看我，我锲而不舍地盯着她看，最后小乔终于忍无可忍地跳了起来：“你别老是看我呀，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

“怎么跟你没关系？你要不提齐江他妈我能想到裴格他妈吗？我要是没想起裴格他妈我用得着花这笔冤枉钱吗？既然因你而起你总得负责到底吧？”

小乔丢下杂志撒腿就跑。

“你妈是不是快过生日了？我送她件礼物怎么样？”第二天裴格送我上班的路上，我说出了已经打过好几遍腹稿的话。

“好啊，那她一定很高兴！”窃喜之余，我仔细地斟酌着接下来的措辞：“嗯……有件衣服，我觉得一定很适合她，但是……最好她亲自试一试，免得尺码不对什么的，怪扫兴的。”

裴格有些意外地看了我一眼：“你又没见过我妈，怎么就知道什么衣服适合她呢？”

“呃……这个嘛，你得相信女人的直觉。”

“好吧，我去跟她说，谢谢你这份心意！”裴格腾出手来摸到了我的手，紧紧地握了一握，脸上满是开心的笑容。

跟裴格约好在新光天地与他妈妈见面，下班后我特意去得很早，揣着从小乔那里弄来的1000块钱忐忑不安地徘徊在一家国际名品店里，小心翼翼地观望着那些华美的服饰，每翻一次价签心里都一哆嗦。眼看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我终于在一家店里选中了一件衬衫，款式比较适合中年女性，价格也不算太贵，只是对我来说仍然有点肉疼。

裴格发来消息，说他们已经到了。